



寻找故园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

贫筍,村名中的迁徙密码

人生天地间,忽而远行客。

9月,清晨的薄雾笼罩在安远县长沙乡贫筍村上,村畔的濂江河水声潺潺,掠过两岸翠竹,拂过褪去棱角的青石码头,唤醒了这个隐于乡野的边远村落。

“贫筍”二字,像是先人遗留的密码,在唇齿间轻轻一吐,便带上了几分诗意。

近乡情更切。作为从小离乡的长沙乡人,走近这个村庄,是寻找,是靠近,也是感受客家先人一路颠沛中的生存智慧。

村庄的名字“贫筍”,词义解释为“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”。

这个得名于竹林与水塘的村落,藏着客家人南迁的集体记忆——宋代战乱年间,钟氏先人为避祸乱,从中原南迁至江西兴国竹坝。后来,其中一脉看中了安远长沙这块靠山面水的宝地“员当”,便从竹坝迁徙至此。为了让后人不忘兴国故地,钟氏先人在“员当”二字上面各加了一个“竹”字头,意为“贫筍”与兴国老家竹坝一样村边长着竹子。一个看似简单的修改,却藏着离家之人深深的故园之情。

这是客家人自带的情感映照,也是乡愁在另一个维度的表达。

村落依山傍水,民风淳朴。濂江穿村而过,使贫筍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运输要塞。“十里九渡,五里三环圩”,河流为长沙乡带来了经济繁荣。长沙人不会忘记漂在河面上的一只只竹排、木排,也不会忘记顺流而来的“放排佬”,先祖们将木头竹子贩卖到江浙一带,又将江浙的丝绸布帛运入江西、广东等地销售,并由此富甲一方。

在时间的长河里,他们是夜晚里江面上的点点灯火,更是这片土地上独特文化的书写者。

走进长沙乡,还有着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巧合:长沙乡位于赣州市安远县的北部,东接会昌县高排乡、晓龙乡,南与安远县天心镇相邻,西、北则与浮槎乡相接,是安远县最偏远的乡镇。

有意思的是,在该乡,当地人称长沙为“东长沙”,与湖南的“西长沙”遥相呼应。当地有语,“小小安远县,大大长沙乡”,“东长沙”寓意着长沙乡人的深厚地域情感和客家人的文化自信。同时,长沙乡贫筍村又与厦门著名的贫筍湖同名,谁能说得清,其中是否藏着客家人迁徙路上不为人所知的别样故事呢?



乡亲们正在越南世家宗祠开展庆典活动。

越南世家,雕梁画栋间的家族史诗

客家人有着深厚的宗族观念,宗祠文化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。

太阳热烈地挂在中空,刚走进贫筍村,就听到叮叮当当的砌墙声,再走近一看,一栋气势恢宏的宗祠前,挖掘机正在轰隆隆地清理祠堂前的塘淤泥。

这就是我们此行要寻找的越南世家宗祠。这座雄踞在贫筍村岗下屋场正中的大宗祠,是长沙乡贫筍村钟姓人家的祖祠,由唐中书令、书法家钟绍京嗣孙钟日腾、钟日胜在此开基,历经明万历、清康熙、乾隆、宣统和民国等六次修葺扩建。

门楣上镶嵌的紫红色石正中刊刻着“越南世家”四个楷字,彰显着钟氏一门曾经的显赫——唐景龙四年(公元710),“江南第一宰相”钟绍京支持李隆基平韦氏乱,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、中书令、越南公,钟氏后人为了纪念先祖,大多为宗祠题名“越南世家”。

千百年后,家族风流风吹雨打去,但富裕起来的“放排佬”们仍崇文重教,大办私塾。历史上,贫筍钟氏一族考出过18名进士和13名举人。

2019年6月,拥有越南世家等众多客家古祠的贫筍村,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;今年7月,越南世家宗祠入选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长沙乡也启动了对宗祠的保护性修缮。

走进古村,正见几位老人坐在门楼下吹着风讲着古。门楣上,是“热烈祝贺某某、某某考上某大学”的条幅;门楣两边,是近年来考上大学后一副对联压着一副对联的喜悦,依稀可见是“催马吾将痛饮黄龙美酒”“圆人生梦奋斗笑吟吟”的豪情与春风得意。细观,门楣两端雕饰着一对龙头,中间雕有双狮戏珠。梁托全采用浮雕龙、凤、麒麟、鸟、花卉等图案,瓦顶脊背两端饰有鸱尾,屋檐四角呈船形。仅仅是门楼,就透露着巍峨雄壮的气势。

走进祠堂,内部由三个大厅组成,每个大厅均由6根石柱支撑屋面,石柱上均雕刻着楹联。大厅之间设有两方天井,抬首可见蓝天。厅堂正中悬挂着清道光三十年刻立的“椿萱衍庆”匾和

如果你到了赣南,一定不要错过与安远的邂逅。

“安远不远,景在眼前。”这个赣南边陲小县,既有与时代脉搏同频的东江源故事,也有藏在时光深处独属于客家人的历史印记。

在安远,有个长沙乡。在长沙乡,有个贫筍村;在贫筍村,有个越南世家大宗祠。濂江水蜿蜒向前,滋养着贫筍村,也滋养了村庄绵延数百年的文脉与家风。沿着客家先祖的足迹翻山越岭,找到贫筍,其实就找到了客家人在迁徙中的歌谣与精神故园。

清代诗人钟元铨手书的“画获遗辉”匾。在宗祠门前左侧空地,一个图案精美的红石刻节孝无楼牌坊仍然屹立不倒。

和宗祠门楼一样,大厅内的柱子上也贴着历年村里学子考上大学的庆祝对联,有的红纸已褪成白色,有的仍是红艳艳的——“寒窗苦读十余载,一朝鲤鱼跃龙门”“饮水思源扬祖德,知恩报本沐后昆”,再往里走,宗祠正厅墙

上还贴着2015年本村学子钟显贵考上清华大学后其他宗亲发来的大红贺词。

50多年来,越南世家宗祠建毁毁,见证着钟氏家族曾经风平浪静、清波荡漾的日子,也见证着历史长河中惊涛拍岸、巨浪卷飞的生存史。看着这些对联,耳边仿佛传来年年升学宴上觥筹交错的互相道喜声,这是客家人对后人学有所成的嘉奖,也是求学上进的家风传承。

文脉传承,笔墨间的山水与乡愁

李清照诗云:“故乡何处是?忘了除非醉。”

寻找故园,是寻找一句乡音,一群先人,一座祠堂,一些深深烙印在记忆中的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。

“邑从章贡分濂水,家住贫筍带石湖”,时光一跃千百年,钟氏后人秉承祖德祖训在长沙乡贫筍村这片古老的土地繁衍生息。走近贫筍,走近越南世家宗祠,还能走近一个人——清代著名江西诗人钟元铨(晚年自号留田山人,乡人称之为石湖先生),感受他对故园的深情描绘。

“四岁离乡栖身地,七岁归乡叹别离”,钟元铨也是钟绍京后人,是“赣南十大乡贤”之一,以田园诗见长。他生于明末乱世,4岁时随家流落他乡,7岁时才归居长沙乡贫筍村。他博闻强记,积书万卷,然而乡试迭次落第。于是,无意功名利禄的他,天天与友人课文赋诗,或浪迹山水田园间,与宁都易堂九子之一魏禧来往频繁。钟元铨有《易经统约》《石湖草堂诗集》和《石湖草堂文集》等书留世。其中,《石湖草堂诗集》系清雍正五年刻本,共3册800余首,是安远迄今发现唯一一遗存的古籍善本,也是赣南幸存的15部古籍善本之一。他的诗词绝大部分内容是反映当时长沙十里九渡的人文和山水风光。

据目前所知,原版《石湖草堂诗集》全球仅



濂江河蜿蜒流淌。

本文图片由安远县摄影家协会提供。

热风冷眼

当人们怀念史铁生时,怀念的是文学本身

□ 周颖

《我与地坛》刊发已经是34年前的事了。

史铁生离开我们也已经15年。

但这并不妨碍,人们在每一个落叶的季节提起他。

在那个诗与文学尚且盛行的年代,他在。

AI和短视频的时代来了,在不同年龄、不同地域的读者那里,他仍在。

他活在读者翻飞的纸页间,活在每一个停下来张望树梢彩色“小灯笼”的生活片刻里,活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上一条条真诚而生动的生命体悟中。

有人爱他精准确的词汇,“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一只孤零零的烟斗”。

有人爱他向微观世界精准的诗的触角,“露水压弯了草叶,轰然倒地排开万道金光”。

有人爱他的深邃哲思和对生命本质的追问,“当然,那不是我是我,那不是我吗?”

有人爱他一支举重若轻的笔,笔端间将个体的母亲写成了全人类的母亲,爱他承受着苦难仍以悲悯之心书写着旁人的苦难,爱他超前地对职场女性困于厨房的惋惜,爱他写出了时间的亘古……

在毁誉参半的当代文学视野里,文无第一但争议从未休止的读者群体中,这样的偏爱何其罕见。这是中文互联网上独特的“史铁生现象”。

又是一个彩色的秋天。我在社交媒体、短视频账号上,又一次被南昌青云谱南路的棠梨风景提醒着时令时,不由得重新翻开了《我与地坛》。得承认,不论是13岁还是33岁,心总是被史铁生反复拿捏的。

当人们怀念史铁生时,人们怀念些什么?

怀念纯净的中文之美。我的一位老师曾用“美的爱难”来形容纯净文学语言在当代的逼仄处境。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,语言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。碎片化叙事正如石块阻隔河流般阻断着中文的流畅美,短视频阅读也以其刺激性和浅薄快感稀释着中文世界的静水流深。即时享乐的虚无过后,人们愈发怀念有生命质地和文化认同感的阅读。

怀念一种慢的书写和对文体的极致追求。《我与地坛》熔铸了史铁生15年的沉重生命体验,这期间,他在生与死之间反复试探、摆渡、叩问,永失所爱,也在对同一座园子的四季反复的观察中找到写作的光。因而,散文这一文体在他的笔下,是包罗万象的人间悲欢,是四季的自然更替,是一个母亲沉默如钝重如山的守护,是四百年似乎不变的古松和祭坛,是时间和生死的尽头。今天的文学样式丰富多样,在植物学地质学等现代科学的加持下还有了更垂直细分的“自然文学”。可在更便捷的交通和更便捷的“采风”行程后,没有哪一场书写,像那场祭坛石门的日落一般将人心的每一个坎砸出灿烂来,也没有哪一场园中暴雨,像他笔下那一场,“灼烈而清纯”地“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”……

人们更怀念的,恐怕是纯粹的、不掺杂功利的文学本身。无关头衔,无关奖项、盛名、版权等事件,没有抄袭、诋毁、争议等风波……而只是,一些爱读书的人,在想念一个“活着必须要写作”的人,在呼唤一个拥有埋头写书的人的时代。毕竟,最好的写作者,总能涉过人间的海,直抵诗的国度。



■ 本版主编 周杨颖 数

